

## 我们无愧于时代

○常俊英（1961电机）

2011年4月24日，是每一个清华人盼望并为之兴奋的日子——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日。

对我们1961届来说，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——恰逢我们毕业五十年。为迎接这双喜临门的日子，外地同学提早到京，我们企11班，返校同学有27人，包括家属共40多人，我们相聚在清华园。

4月22日上午，我们企1三个班在信息学院多功能厅召开大班会。许多同学毕业以后就没有彼此见过面，这50年是多么大的人生跨度啊！所以，当他们的目光刚刚相对时，有的真成了“陌生人”。从步入会场的那一刻起，个个争先恐后打招呼，三三两两扎堆儿交谈。大班班长于曰浩、贺美英、陶森等同学都讲了话。特别是贺

美英，校庆期间特别忙，她能来到我们中间，这让老同学们感到格外亲切。陶森退了，她在学钢琴，圆她年轻时的梦。据说有一定水平了，让我们感叹她很会生活。

大班会的最后一项，由杨远猷同学给大家诵读《啊，清华》一书中的《代序》（作者徐葆耕）——《只有这一代堪称奉献》，引起大家强烈共鸣。

我们，1956年入学的1961届，却是1962年1月分配工作的。大家曾经是一样的：教室、宿舍、操场，上课、做题、锻炼身体。毕业了，走出清华园，走上不同岗位，也依然一样：艰苦、奉献，同是天涯创业人。

汤荣夫，在校时是竞走运动员，50公里竞走曾达到5小时17分的好成绩，被选入北京市代表队；他还是清华文工团黄梅戏组组长，毕业时，分配在二机部十三局。下面听听他的自述：

1964年10月，一声令下，我被分配到青海221厂设计分院工作，由于当时战备的需要，我又随单位由西北转战西南大三线。1965年7月，我来到了祖国大后方——四川。刚入川，我们这些由大西北来的



企11全班百年校庆汇聚母校合影

## □ 值年园地

“土包子”感受到四川真是鸟语花香的美丽地方。与大西北的戈壁沙漠、草原、高原相比，四川真是“绿色天堂”了。在绵阳住了不到一个月，我们的大队人马就开往安县TP公社。这里的条件可是艰苦多了，刚进去没有公路，汽车开不进去，得用人扛肩挑，从三道河一人背一张单人铁床，走30多公里才能到达TP镇。当时我们这些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们也不觉得累，一百多人住进一个大仓库，外面是一个旱厕所，到处是蚊子、跳蚤和苍蝇。山里还常有蛇进入我们的宿舍。有一次，一位同事搬动床下的箱子时，发现箱子底下居然盘着一条大蛇！

开始由于保密原因，我们以“修路队”的名义出现，老乡见我们许多人戴着眼镜，还以为我们是“右派”、“劳改犯”，后来我们改名为“黎明设计队”，老乡们才知道我们不是劳改犯人。他们看见我们虽然生活很艰苦，但都乐观开朗，每晚都能听到吹拉弹唱的音乐声，虽苦犹荣。凭着为国家作贡献的信念，我在大三线奋斗了40年。

申予，女，学生时是清华大学舞蹈队队员，现在，我们面前的她依然秀美。但你能想象她曾经在怎样的岗位上战斗吗？我们跟随她的几段回顾，来寻找她的足迹：

1962年2月，我到了哈尔滨的一家大工厂。大修2000吨压力机时钻到地下部分检修、调试；检修龙门铣、刨床时，站在机床工作台，随其前进后退，觉得悠然自得；爬到车间顶上的龙门吊，车架沿着屋顶轨道开动，我们在横梁上走来走去，俯瞰着10吨、5吨钩上下运作，觉得自己真的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。

我还下放到动力车间当了一年电工。检修线路设备，我套着脚扣爬上电杆，就没有多少劲儿干活了，只能简单拉拉电线、拧拧螺丝，不能像我的师兄弟们那样骑在横担上拽电线、绑瓷瓶。我们检修高压架空线、高压电缆，爬杆、刨坑跟着师傅巡线。

1970—1973年，我们厂承建辽宁建昌县的三线工厂，调我去参建。开始阶段，我们翻山越岭，选择、测量线路走向，每天乘大卡车走山路、爬陡坡、下山沟，车开到半山腰连土路都没有了，就徒步登上山峰顶上。有一天早上天阴得厉害，我们还是乘车上路了，到了半山腰狂风暴雨突起，卡车在泥泞的山路上歪来歪去滑进了泥坑，好不容易把车推出来，只好停止工作。卡车在泥泞的山路中艰难地行进，车上的人都提着一颗心，还好，总算没出事。

我们的三线厂点建在铁道兵修建的东起锦州、西到三十家子的铁路线上，我们那站叫鸽子洞。我们在当地参加了工程兵建临时发电站的工作，安装几台柴油发电机组。我第一次接触发电设备，现学现卖，在现场接线，接完马上试车运行，一点退路也没有。遗憾的是至今我也没有机会乘过这趟火车。

杨振华，上海人，中学时就喜欢台球，退休后曾代表四川队参赛，并获奖；他还擅长摄影。毕业时被分配的是全班最远的地方：黑龙江富拉尔基，后经工作调动，落户到四川德阳。上海人，从大东北到大西南，地理位置上跨越了祖国版图的大半。请看他的回忆：

我是1967年10月调到四川德阳第二重机厂（二重）的，被安排在设计处工作，

专业对口。那时也没想到物质待遇，专业技术性强，越是困难，干劲越大。做工业实验、产品设计，在这里工作了30年一直到退休，很有成就感。

1962年2月，我来到黑龙江省号称“北大荒”的富拉尔基第一重机厂（一重），被分配到动力处预修科，负责全厂设备的运行和维修。在这里，我不仅对于那些大型机床设备的调试、故障处理及系统改进等技术工作不分昼夜埋头苦干，还负责审批车间上报的维修计划、检查执行情况等管理工作。

几个月后，一位老同事因事探亲，他请我帮忙代课，是工企班基础课（电力拖动）。哪知道，这一“代”就被学校留下了，一直兼职教学四年多，到“文革”停办。因为受到同学欢迎，也就得到学校偏爱。在四年多的时间，我不断变换授课题目，自动控制、调节原理……几乎把大学所学的主要专业课都复读一遍。

听课学生都是厂里职工，来自不同处室和车间。有的就是车间的动力员或电工组长，这也给工作带来了方便。由于能帮助车间解决技术问题，讲课得到好评，加上师生这层关系，很快建立起较好的威信，工作也很顺畅。这许多都得益于在校时打下的坚实基础，也得益于在校时各种大辩论的锻炼，使自己的思维表达能力有了很大提高。感谢母校，感谢母校的老师和同学。

不必再一一列举了，他们是我们的代表，新中国沃土上成长起来的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。当我们回首往事，确实有几分自豪。我们有幸成为一名清华人，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和训练，有扎实的基础知识

和专业技能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，到实践中能虚心学习、认真思考。正是得益于蒋南翔校长“猎枪与干粮”的教育思想的培养，我们坚信是金子搁到哪儿都会发光。

在北京的几天里，我们还安排了游览香山植物园、参观鸟巢等活动，同学们在轻松、喜悦的心情中观赏美景，抓住与老同学在一起的难得机会，用照相机、摄像机留下了很多难忘的画面，尽兴而归。

几天的欢聚，大家意犹未尽，互相约定：以后要多组织聚会，给同学们更多见面的机会。有几位同学因身体原因未能返校，我们托人给他们带去了纪念品及全班同学的心意。真是：同窗友情深深，牵挂之意浓浓。三个班同学还共同为企12的一位同学提供了捐款帮助。这些都是五载清华情的继续。

我们用陈鼎平同学的诗词来结束此稿。

### 浪淘沙·向母校献词

齐聚清华园，  
解甲归田，  
梦里母校在眼前。  
最是当年常去处，  
魂牵梦萦。

福祸头上悬，  
皆成云烟。  
振兴中华不知倦。  
祖国明天当更好，  
坚守此念。

2011年5月26日